



□刘雨涵

7月18日,日本演员三浦春马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在17岁时便出演了经典青春电影《恋空》的三浦春马,生命被定格在了本有着无限可能的30岁。

关于三浦春马自杀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的猜测,来自其身边朋友的说法透露了原因的一些侧面。三浦春马的友人说他从两年前便开始酗酒,“(三浦)变得自暴自弃,常会喝下‘超乎寻常’数量的酒,把自己搞到烂醉”。而酗酒的原因可能来自大量工作带来的身心失衡。因为三浦春马会用心花时间去扮演好一个角色,友人说他是那种不惜燃烧自己生命去诠释剧中角色的个性,但是作品的消费速度却非常快。三浦春马参演的领域涉猎日剧、电影、舞台剧以及音乐活动,当他因为上一部作品被消磨掉的身心还来不及恢复重启之时,就得面对下一部作品,如此恶性循环,三浦的身心平衡或许早已崩坏。

虽然生命终结在30岁,但是三浦春马的出道时间却比许多前辈都要久。身为童星的他早在7岁时便开始演戏,14岁时就出演过男主角。2007年,年仅17岁的他出演了日本电影《恋空》,让许多观众记住了片中那个一头银发的帅气男生弘树,更让人记住了那个长着一张漫画初恋脸的演员三浦春马。在《恋空》中的出色表演,让三浦春马拿下了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奖。无论是人气还是口碑,那时的三浦春马都在日本演艺圈中处于高位。

2011年,三浦春马和户田惠梨香主演了日剧《你教会了我什么最重要》,这样一部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周一晚九点黄金剧场播出的电视剧被称为“月九剧”,是日剧的一块黄金招牌。出生于1990年的三浦春马

怕导演最后切手部特写时露馅。还因为角色设定喜欢游泳,三浦春马就每周去游泳馆四五次。2014年,三浦春马在日剧《我存在的时间》中饰演了一个“渐冻人”。为了呈现出角色的特质,他在一个月之内让自己瘦了20斤。后来三浦春马又踏进舞台剧领域,2016年他在百老汇改编的音乐剧《长靴妖姬》中还大胆挑战了女装扮相。2019年,在日剧《两周》中,三浦春马出演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混混,被冤枉为杀人犯的他,为了救自己患白血病的女儿而选择逃亡。在拍摄杀青之时,三浦春马说,“我不会忘记30岁前最后的夏天出演了一部自己很喜欢的剧。”没想到,这也成为他人生中最后的夏天。

三浦春马的朋友说,因为对于每个角色三浦春马都会投入百分百热情,所以他每次都很难出戏。梁朝伟曾经对王家卫说,当演员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因为演戏的时候,要拼命地让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当结束之后,又要拼命地让自己相信一切都是假的。这无疑是对自己身心的巨大摧残,一部部作品仿佛就是一个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演员的生命能量。早在三浦春马20岁的时候,他便有了“不再当演员”的想法,而是想要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可是三浦春马并没有在演艺道路上停下脚步,反而是被推着越走越快,拍出了越来越多的作品供观众消费,同时也消耗着自己,直至戛然而止。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艺圈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不止是在日本,这种倍速快进的节奏在国内更加明显。以作品来衡量,让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变得不准确了。快速地消费,快速地遗忘,快速地跟进下一个热点,海量的作品每年都在涌现,爆炸级的关注点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作品不止是要热播,更需要爆款,需要出圈,才能够留下痕迹。

从明星的热度来说,以前都说流量明星“红不过三年”,可是现在能够维持一年的热度都不容易。《香蜜沉沉烬如霜》播出时,邓伦是何等热度,《亲爱的,热爱的》播出时,“现男友”是如何的盛况空前,如今也只是平常。去年的《陈情令》火速将肖战送入顶流行列,可今年已是沧海桑田。不仅是流量明星,就算是演技派,如果连续几部作品折戟,很可能也会很快就被冷落。2017年的黄轩正是如日中天的一线小生,《亲爱的翻译官》刚刚热播,又有大导演作品《芳华》和《妖猫传》的加持。接下来几部作品却是口碑、收视、票房连连失利,现如今一线的位置也有待商榷。

白冰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说的,她明明一直在拍戏,但是没有人看到,还以为她是在家养尊处优的阔太太。可很多作品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播出,悄无声息地结束,掀不起一点水花。有的演员全年无休地拍戏,可大家还以为对方一直停工,成为演艺圈的“失踪人口”,长此以往很可能就会“杳无此人”。有时候还真不如靠花边新闻在热搜上表现一下,在媒体上说点俏皮话能够吃得开。被按下了快进键的演艺圈,让星光变得易逝,也产生了更多畸形的状况。就像郑爽说的,自己一上热搜就涨片酬,如果能够靠当网红就挣钱,她就没必要辛苦当演员了。

也由此成为日本平成一代(指日本1989年以后出生的人)第一个主演“月九剧”的男演员。对于日本演艺圈来说,这颇有一些换班接棒的意味。

然而优势和劣势的转化是如此快速。因为青春校园作品而走红的三浦春马,也因为一直陷于校园题材而遭遇瓶颈。之后三浦春马来到中国拍戏,他与刘诗诗搭档,在电影《深夜前的五分钟》中出演了一个修表匠。为此三浦春马提前努力学习中文,因为角色是个古表店修表师,他为了贴合细节,还特意把自己手磨出了茧子,就

韩剧的『强女性』趋势

●●● 剧说有料



□师文静

继《夫妻的世界》中年女强人“报复”出轨丈夫之后,近期韩剧“强女性”越来越多。《了解的不多也无妨,是一家人》讲了两代人三个女性的婚恋新问题,金秀贤回归新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也安排了一个暗黑系“肉食女”。宋智孝主演的《我们,爱过吗》把中年单亲妈妈的感情包装成浪漫的寻爱故事。黄正音主演的《他就是那家伙》,则讲了一个“与工作同甘苦共命运”的不婚女强人被一个男人追了三生三世的奇幻爱情故事。

打开韩剧再找不到完美、温柔到毫无道理的女性角色,不是单亲妈妈、大龄不婚女人,就是报复出轨男的中年妻子、受够丈夫的老年女性,她们背负年龄带来的各种问题,而不再隐忍负重,她们经历脆弱,变成超人,也把欲望和诉求写在脸上。这些女性角色有良好的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社会地位高,美貌与智慧并存,追求自我,凭借魅力吸引男性,而非等待着霸道总裁从天而降的眷顾。就像《他就是那家伙》中黄正音所说,“自己一辈子都信任,都爱下去的伴侣就是我自己,要谈恋爱吗,当然要谈,当爱自己的时候,一辈子的浪漫就此开始”。

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在不断地自我突破时,女性的爱情、婚姻、生育、疾病、老龄化等问题也都成为被讨论和审视的对象。

《了解的不多也无妨,是一家人》刻画了老年妈妈和两个女儿的情感、婚姻生活,最引发关注的是追求“卒婚”的60多岁妈妈的故事。因为涉及财产、养老等各种问题,老年人离婚困难重重,不能离婚那就“卒婚”。在日韩流行的“卒婚”概念是指从婚姻中毕业,夫妻俩在保留婚姻关系基础上给予对方空间,各自过自己理想的生活。从该剧妈妈的卒婚故事中,可以看到两个人从恋爱结婚到一起生活几十年之后的状态变化,深爱转变成两相生厌,人的情感和耐心被生活的琐碎耗尽。剧中老年人的婚姻成为一个怪壳,里面装满层层的误解、冷漠、伤痛乃至出轨、私生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地鸡毛,家不像家。这条故事线很多观众说看得很郁闷,因为太真实。老年人为何要忍受这种压抑的婚姻,老年女性也要追寻自我。这部剧揭开了老年婚姻的一些面目,最终也让两个老人各自寻回自我的真心。

韩剧《Oh My Baby》中,张娜拉饰演的39岁的张河莉是母婴杂志记者,独自生活,因为喜欢小孩,家中备有一整套婴儿用品。张河莉工作能力强,有朋友有家人,对爱情、

对婚姻没有焦虑感,但母性本能作怪,唯一真正焦虑的是怎么冻卵,她希望在遇到好姻缘时还能生个健康孩子。当得知身体原因无法冻卵时,张河莉对生孩子的焦虑开始压倒生活中的一切。她甚至要迅速找个男人实现生子愿望,因为时间紧迫,再过十年就闭经了,很可能一辈子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张河莉找亲戚帮忙介绍相亲对象,被嫌弃年龄太大,随后到再婚公司求助,相亲对象面对她速求生子的心情也尴尬无比。她开始了“不结婚,只想要个自己的孩子”的追求之路,又被嘲讽疯女人,各种对她这种高龄女性的难听指责扑面而来。张河莉有经济能力,有养育孩子的全套知识储备,但社会无法提供一种让未婚女性得到捐赠精子的方法,这里面有伦理的问题,也有法律的问题。为此苦恼的张河莉说,人要为了梦想奋斗,而她的梦想就是想当一个好妈妈,这条路走起来却很难。

高龄单身女性寻求生育权不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但它隐含着城市年轻女性的潜在焦虑。高强度工作、快节奏生活让结婚、生子的问题都拖到30岁之后,近40岁若没有好的爱情和婚姻仍然可以再等,但生孩子等不了。这部剧写得很细腻,呈现了家庭、社会、职场各种视角中一个40岁单身女性的生育焦虑,也提出了很多疑问,比如不幸婚姻中的母亲是否幸福,孩子的幸福取决于有没有家庭还是有没有爱等。张河莉想要个孩子的问题无解,最终走向的是专注寻求自我的幸福,有没有婚姻,有没有孩子,都比不上自我幸福重要。

看起来每个女性问题都很严肃,但韩剧的本领就是把严肃的问题包装在轻松、浪漫的外壳中,戳中女性的焦虑,然后再给一块糖吃。40岁单身女性追求生子,那么就在讨论完这个女性话题后,让她找到人生的其他幸福,比如遇到真爱。中年单亲妈妈过得很苦,那就在剧中多给她派发几个男性角色,凸显她的魅力。以上谈到的每一部剧都泪点与笑点十足,大结局即便没有大团圆,也会有人生的释然。

Netflix等全球流媒体平台崛起后,韩剧的全球化输出、播放实现了与国内同步,大批剧多平台同步播出,这个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韩剧创作越来越多元化、国际化,女性议题、女性崛起在这一潮流中也没有落伍。无论韩国女性社会地位在现实中到底如何,韩剧中女性的平权意识确实越来越清晰,而且韩剧对陈旧女性角色的反套路颠覆也很彻底。现在回头再去看三四年前的韩剧,那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光景了。

